

何以巫山

黄桂元

中国文化人常常喜欢以山明志,以水喻情,每每遇到即使是道听途说的名山大川,一般都不会轻易放过“我看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的抒发和诠释机会。这些年,我曾东游西逛,走马观花地走过境内外的若干名胜宝地,煞有介事,直奔主题,也曾收获过一些风光狩猎者们常见的那种浅薄窃喜,却终究如同蚁群般的匆匆过客。

而大自然还是大自然,神秘雄奇,默然不语,岿然不动,恒久地俯视着这个躁动、喧嚣、充满欲望和纷争的人类世界。

但这次有机会进入巫山,从延续至今的中国古诗词精华的光耀中触摸巫山,深入巫山,我忽然有些胆怯,不觉之间,以前那种不可理喻的轻薄和无所用心的麻木,也在悄然流失。

我们到达巫山的当晚,一轮感性的月亮正浮在山尖,状如巨大的蛋黄微微颤动,顿时激起一阵手持手机、相机同行者的欢呼雀跃,竞相追捧。然而这时候,我却止住了冲动的脚步。这样的年纪,我更习惯于对一种景象的远观而不是“近搏”,但愿这不是我为自己的慵懒和无趣的一种托辞。近些年,随着马齿增多,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,开始学会懂得敬畏,懂得谦卑,懂得过往年代人们对大自然的轻慢和驯纵是多么可笑复可怜,那时候,有的人要征服自然,有的人要驾驭世界,有的人要雕刻时光,目空一切,一意孤行,而事实上你什么也征服不了,什么也驾驭不了,什么也雕刻不了。比如巫山,亘古如斯,根本无视我们这些源源不绝的游客如何搔首弄姿,大惊小怪,始终从容自在,沉静如初,通体灵秀,大美无言。

巫山最著名的景观就是被神话传说所笼罩的神女峰,神女溪,或许在一些游人眼里,此峰此溪与他们曾经去过的若干彼峰、彼溪区区别

大,把这些按照程序千篇一律如法炮制地摄录下来,很可以炫耀在朋友圈,博取点赞而热闹一番。然而巫山是不同的,巫山的不同,是因为如果你不走到它的深处便只能像盲人摸象那样愚蠢、无知,巫山的不同,还因为其不可言说,巫山的不可言说又是因为它的厚重、神秘、博雅、深邃。但巫山又并非虚无缥缈,它有着实实在在的斑驳的历史,旖旎雄奇的自然风景只是其冰山一角,往百万年推,据考古学研究发现,巫山甚至是亚洲人的远祖发源地。自古而今,岁月悠悠,依山傍水的乡民日子始终那般宁静而封闭,自然而硬朗。

我相信,相邻的大宁河之所以被造物主以“宁”字冠名,以“大”字修饰,其用意绝不简单。但今天的大宁河已不再是过去的大宁河,往昔河水清澈见底,人们可以涉水而嬉,脚下的鹅卵石清晰可见。如今它却陡然增高到了175米,水面豁然开朗,水势波涌浩荡,是因为大宁河混入了许多陌生的兄弟水源,它们来势汹汹,不可一世。这是来自库区的水,杂交成了今日的大宁河。缩短了的神女峰,低首凝神着岁月的陡然变迁。水深了的神女溪,更显出雾蒙蒙的神秘。它们沉默地接受了历史给予的现实一切。于是,两面崖壁的古树、悬棺变得低矮了许多,矮到似乎你猛地纵身跃起,就可以伸手触碰到那古树的残枝,和那被岁月风化了悬棺表皮。这时候,人们在水中乘船漂流,会生出恍惚之感,不知今夕何年。

巫山地处三峡库区的腹心。中国古代先祖不是没有留下迁徙的历史足迹,但巫山置身于一个大时代,承担了令人唏嘘的迁徙重任,这也使得巫山获得了另一种大使命的存在感。巫山是重庆库区首淹首迁县,淹没面积49.3平方公里,动迁居民达9万人,那离别故土的一幕与其

说壮观,不如说壮烈的场面,仍令所有的目击者动容落泪。昔日巫山中学的旧址,如今成了贵客盈门的江山红叶酒店,为观景巫山的一处制高点。而周边的许多民居店铺,都已永远沉入长江深处,化为乌有。当年别离故土,迁往广东的数万乡亲跪在万年如斯的江边,泪水滚落江涛。有的老人把自己的子孙按在江水里,咕嘟咕嘟喝几口,泣声呜咽,从此故乡山水永难相见,只能夜思梦萦。

大昌镇见证了浴火重生的过程。这些乡亲尽管生于斯长于斯,祖辈却未必是这里的土著。就像四川人十之八、九不是老川人,而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。这个动迁移民过程曾经牵动着百万乡亲的命运走向,其间的悲欢离合,苍凉动荡,如今已与川渝民生的滚滚红尘融为世纪的历史风景。

于是,湖广填四川,巫山大移民,历史在这里不经意间开了个很有创意的玩笑,供后人回味。

什么原因吸引如此多的历代文人墨客络绎不绝,一展诗才?事实上,巫山固然拥有宛如神工鬼斧般的奇峰秀水,但中国西南地区许多名山大川同样拥有,并非鲜见。巫山饱经沧桑的历史却是奇绝的,独特的,无双的,引来历代的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珍品也很自然。这些作品已经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宝库里的璀璨明珠,熠熠生辉,我们可以随手列出一些震古烁今的名字,诸如屈原、宋玉、郢道元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岑参、孟浩然、刘禹锡、欧阳修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、陆游、王安石、毛泽东等等,他们曾为巫山而冲动而落墨,留下了五千余篇与巫山有关的经典诗文。正如唐朝诗人繁知一在《书巫山神女祠》一诗所写的那样,“忠州刺史今才子,每到巫山必有诗”无论如何,他们应该感谢巫山,

是巫山让他们羽化成仙,声名永存,肉身早已成为腐骨,灵魂却依然与绵延不绝的千代百世悠悠心会,无缝对接。在这浩瀚的瑰丽诗词中,我最喜欢的还是元稹的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,这两句诗并非直接写巫山自然风貌,也不仅仅限于巫山的书写,而是超越了旷远物境和具体指向,借助巫山表达出了带有永恒意味的人类大感慨,人生大境界,这样的句子被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最上品殿堂位置,当之无愧。

从巫山回来的一段日子,我的心头悄然集结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凝重、怅惘和伤感。我时常在天津默念着巫山的名字。巫山的巫,是巫文化的巫,是诗意的巫,美学的巫,更是造化的巫,神启的巫。我忽然觉得自己不再会轻易躁动,肤浅地左顾右盼,患得患失,而变得沉静,达观,喜欢独自发呆,遐思。我知道我仍然是个过客,就像在这个世界上,我永远是个过客,但我相信,巫山已成为我生命旅途的一个灵魂昭示。

何以巫山?不可言说,不可言说,一说就是错。仅此而已。

【作者简介】黄桂元,笔名元毅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现为天津作协副主席,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。历任《天津文学》编辑、《艺术家》杂志编辑部主任、《文学自由谈》杂志副主编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远离尤物》、散文集《驿路芳踪》《天涯背影》《巅峰女人》、文学评论集《印象的描述》、作家评传《王林艺术的现实方式》(合著)。



诗雨

新雨(外一首)

李成燕

我见到的雨
立秋过后,有了新的小名

现在我站在母亲的庭院前
为何还是喜欢喊她新雨的老名?

母亲在堂屋里唤我乳名
好像飞沫轻溅脸上

麻雀飞进堂屋来

麻雀是秋雨的逗号
它飞到玻璃门前,就带来了
远山近水
它不是省略号,是破折号
要到达终极点
于是它徘徊、蹦跳,小小鸣啾
要飞进母亲的堂屋里来

现在它不用翅膀,用仔细的脚
它进来得很慢,又盘旋起飞
停在椅子上,卷帘门上,LED上
然后,它落在寿匾上,和我对视
我们的目光像引号或括号
里面包含了秋天的新义

观荷

何玉红

夜十一点,满院荷花还未眠。我称之为满院,实则三五朵罢。不过丝毫不会影响它开满我的心底——满院荷花。

晴时,我与闲闲坐在堂屋里看着它们背诵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雨时,我与闲闲撑着一把伞,看雨点打在荷叶上,一颗、两颗、三颗,逐渐汇聚成一颗大水珠,这时调皮的闲闲便会扯动叶子,这珍珠顺势全部扑到他的裤腿、衣角,瞬时打湿了他的衣裤。我也不恼,只说:“又下雨咯,打湿闲闲的衣服咯!”他接道:“怎么办哟!”偶尔他在楼上尿尿,我说,尿到那片荷叶上去。我们啃西瓜扔西瓜皮,我一定会特别注意不会打到哪片荷叶,要是不小心打破了,心里也会十分惋惜。

在我眼里,每一片荷叶都是长得极好的,风华正盛。没有一片残叶,每一片都是精神神的。看上去赏心悦目。曾经是想种满这一块水田,种成荷园。后来爸爸说说要下秧给荷花。管他的,总比种草好。

晚风送来荷花的香气,是温柔的,清爽的,浓淡适宜的。不那么馥郁,也带着几分高雅的资格。

荷叶、茎杆、花瓣,真真的不染一尘。我想,正是因为这世间的污浊,才更让世人仰慕荷花的君子品格。这品格多少带点佛性,它虽扎根淤泥深处,最终却出尘脱俗、遁入空门。

荷叶田田,荷花灼灼。水面清圆,独行穿荷叶,闲坐数流萤。



《晨曦》

易登山 / 摄

一条路的记忆

章毅

时间工作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,早已不堪忍受重负而全身颤抖。司机一跃身爬上驾驶室,摇晃着继续赶路。车上的乘客昏昏欲睡,父亲也闭眼假寐,手却从上衣口袋里伸进去偷偷捂着小腹上的那一坨钱,生怕有什么闪失。这一路,再要三个多小时……

1996年,哥师范毕业分配到镇上的一所中学教书,总算是有了铁饭碗,父亲母亲长长舒了一口气。拿着每月236块钱的工资,第一次,哥竟可以养活自己了。又是两年过去了,他省吃俭用,竟然买上了一辆嘉陵摩托车。通往老家的公路已经有了毛坯,尽管天晴一身灰下雨一身泥,至少不用脚手并用爬坡上岭三小时了。自此,每当哥的摩托车声响起在老家门外,父母赶忙放下手中的活儿,前来一番摸索。父亲从摩托车头摸索到车尾,嘴巴啧啧称赞个不停,满脸的笑容像花儿般盛放开来。哥离家时,摩托车尾架上长长的编织绳五花大绑着家里的土特产,哥一路颠簸扬长而去,留下一股浓浓的尘烟飘摇在村庄的上空……

2002年,哥考到了县城的一所中学。通往县

城的路面早已打成了水泥路,摩托车的作用就越发大了。每到周末,他都会骑着摩托车来来去去,这条长约六十公里的路,一头挑着家、一头挑着工作。这一路,承载的所有泪水汗水,守望的多少离别思念,而今都滚滚流逝在了时间的长河里。这是留存在我记忆深处的一个个片段,时而清晰,时而模糊。

父母早已被我们接到了县城,因为我们都来到了县城工作。这样的迁徙对于年迈的他们来说似乎有些残忍,从青丝到白发,家乡的那个小山村虽贫瘠却有他们熟悉的一草一木,烙刻着他们每一段人生历程。所以我常常载着父母回去。车行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,我舍不得用力踩踏油门,生怕这段承载了太多回忆的路,就那么轻易的跑到了尽头。每到一观景台,我都停下来,牵着父母的手走上去,家乡的新貌尽收眼底,一田田庄稼整齐繁茂,一排排房屋青砖彩瓦,一个个农家小院儿星星点点……村庄美、产业兴、百姓富,看到这一切,父母满脸含笑,眼睛成了月牙儿的形状。一条路铭刻一段记忆,承载着历史的变迁,见证了父辈和我们几代人不同的命运和生

